

老舍文学获奖者新作书系
New Novelette

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

到 城 里 去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老舍 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
New Novelette

到城里去

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

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城里去: 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 / 刘庆邦著. —北京: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5.1

(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)

ISBN 7-5043-4404-4

I. 到... II. 刘...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24587 号

到城里去——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

作 者:	刘庆邦
责任编辑:	林 曦
封面设计:	郭运娟
责任校对:	谭 霞
监 印:	陈晓华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电 话:	86093580 86093583
社 址: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涿州市京南印刷厂
开 本: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:	200 (千) 字
印 张:	9.375
版 次:	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	6000 册
书 号:	ISBN 7-5043-4404-4/I·573
定 价:	21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作者简介

刘庆邦，1951年12月生于河南沈丘农村。当过农民、矿工和记者。现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一级作家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断层》、《远方诗意》、《平原上的歌谣》等五部，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《走窑汉》、《梅妞放羊》、《遍地白花》、《响器》等二十余种。

短篇小说《鞋》获1997年至2000年度第二届“鲁迅文学奖”，中篇小说《神木》获第二届“老舍文学奖”。

多篇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日等国文字。

► 老舍文学奖获奖者新作书系



策 划 ►

► 责任编辑

林 曦

封面设计 ►

► 插 图

郭运娟

只好搞树

刘庆邦中篇小说新作

第一篇



目 录



第一篇	只好搞树	/001
第二篇	月子弯弯照九州	/079
第三篇	到城里去	/145
第四篇	少年的月夜	/231

贴 着 人 物 写 序 言

刘庆邦

听林斤澜老师说过,有一次他和汪曾祺一块儿去看望沈从文,谈起如何写小说的事,沈从文说得很少,只说贴着人物写。汪曾祺和林斤澜不大满足,想听沈从文多说一些。沈从文说的还是那句贴着人物写。

我去拜访林斤澜老师,当然也是请教写小说的事,林老就把沈从文跟他们说过的话转达给我了。我听了也是觉得不满足。一是这句话不新鲜,似乎早就听说过了,你说它是老生常谈也可以,听了并没有很好的往脑子里去。二是这句话太简单了,它没有人们通常读起创作来的一二三四五,而是就那么一个短句,五个字。

然而,随着写作的年头不断增长,所写的不成熟的东西也越来越多,这句话重新回到了我的脑子里。它在我脑子里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响亮,几乎成了一种强音。回过头想想,我们写小说写什么呢?无非是写人,写人的喜怒哀乐,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写多姿多彩的人生形式,写人性的丰富性。并通过刻画人物,塑造人物,赋予人物以血肉和灵魂,让人物活起来,站起来,存在下去。可是,我写过的人物不算少了,他们的名字多得有些串秧子,连我自己都记不清谁是谁,更别谈让人物活下

来留下来了。

难道物质时代真的把人物遮蔽了？难道人真的不重要了？难道文学发展到不用写人物的地步了？如果不贴着人物写的话，我们贴着什么写呢？时尚？焦点？市场？社会？影像？读者？这些恐怕都贴不上。我们倒是想贴着人家写呢，人家不一定愿意让我们贴，到头来，很可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就拿上述对象来说，你想贴人家一把，人家有可能伸出手来，先跟你谈谈交换原则。你拿什么和人家交换呢？你有一个名字是不错，如果把名字交换给人家，是不是连自己都失去了呢？

看来还得贴着人物写，这是我们写作者的唯一选择。要贴着人物写，我们脑子里起码要装着一些人物。这些人物或者是故土的乡亲，或者是以前的工友，或者就是自己的亲人亲戚，等等。对这些人物，我们应该是比较熟悉的，知道他们怎样说话，怎样走路，怎样哭笑，怎样咳嗽。闭上眼睛，他们就如在眼前。否则，我们就无从贴起。

002

这一个贴字也很重要，也很讲究。它不是牵，不是跟，不是靠，也不是逼，而是贴。它要求我们理解人物，尊重人物，爱惜人物，而不是把人物当成一个随便摆弄的玩偶，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，在人物脸上乱涂乱画。我们只体贴人物还不够，恐怕还要用我们的心去贴作品中人物的心，只有做到了与人物贴心贴肺，才能把人物写出一二。

一日看到沈从文的文论，他是这样说的：“一切作品皆应植根在‘人事’上面。一切伟大作品皆必然贴近血肉人生。”

老生常谈自有谈下去的理由。

儿子有种

据杨公才观察，儿子点灯近来在偷吃嘴。如今家家都不缺吃的，筐里有馍，碗里有菜，箱子里说不定放的还有饼干，想吃什么，随时都可以吃。可以说人们的肚子都是饱肚子，肥肚子，不再是饿肚子，空肚子，用不着再偷偷摸摸往嘴里找巴东西。这里说的偷吃嘴，是指搞别人家的女人。它和字面儿的意思几乎翻了过来，不是往肚子里填东西，而是把好东西吃多了，从里面向外排泄一些过剩的东西。当然，在排泄之前和排泄过程中，你把它和吃嘴挂起钩儿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因为那工夫嘴不会闲着，会派上一些用场，比如把两个红枣样的疙瘩吮一吮，或用白牙把对方的唇瓣子扯一扯，等等。杨公才的眼睛是很亮的，你说他脑把子上、小腿肚子上，都长有眼睛也可以，点灯偷吃嘴的事瞒不过他。

点灯搞到的女人是老赵家的儿媳妇，名字叫月荣。村前有一条东西长的护村坑，坑里沿有两棵桃树。夏天的中午，附近的人们愿意到坑边的桃树下吃饭，那里形成了一个饭场。一天午后，吃完饭的人们陆续散场了，只有点灯和月荣还在树荫下坐着，一时没有散的意思。坑外侧就是一条路，过路的人要不是特别留意，一般看不见他们。因为坑外沿生长的有苇子，苇子从水中到岸上，一层一层，甚是茂密，像



是一道绿色屏障。点灯和月荣坐得不是很近，树这边一个，树那边一个，还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两个人手里各拿着一只空碗。他们的肚子吃饱了，碗却空了。他们的碗都不算小。既然树下只剩下两个人了，两个年轻人难免互相看一看。他们的眼睛似乎也是空的，要盛一点什么才合适。杨公才知道他们在说话。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说些什么，只远远地看月荣的形态，杨公才就断定他们在说笑话。月荣一会儿就笑一下，她一笑就低一下头，头就往两腿之间一扎。有一回，儿子大概把笑话说大了，惹得月荣不光笑，还把手里的空碗举起来，要往儿子点灯头上扣过去。点灯赶紧抵下身子，举手举碗加以抵挡，并表示投降。月荣只是吓唬点灯一下，并没有真的把碗扣过去。杨公才由此看出这两个人行了，有戏了。戏像是刚开头，但这个开头不错，发展下去一定会有好戏。不能说这场戏是儿子挑起来的，也不能说儿子就是主角。一场戏至少需要两个人。两个人互相配合才有戏。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互相配合，演出来的戏才更好看。

此后不久，杨公才就发现点灯和月荣的戏有所进展。杨公才在村里开有一个小卖店，隔三天五天，他就要骑上两边带大挎斗的加重自行车，到县城里进一次货。他家离县城五十多里。这天他去进货走到半道，见前面有个人，赶辆毛驴车，车上坐着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，也在往县城方向走。他认出来了，赶车的不是别人，是儿子点灯。坐车的女人呢，也不是别人，正是要把空碗往点灯头上扣的月荣。点灯驾起毛驴车搞运输，已经一年多了。有人雇他拉砖，有人雇他拉洋灰，哪里有货他就往哪里跑。他赶起小车走四方，利用毛驴的四个蹄子，赚了一些活便钱，也顺便赚了点开眼、

开心。在没人雇他拉货的情况下，他自己也到县城拉点煤炭什么的，卖掉也能赚些运费。杨公才觉得事情不大好办，毛驴车挡了自行车的路。他有心装作没看见儿子，猛蹬一气，把不紧不慢的毛驴车超过去。他骑得离毛驴车刚近一点，就看见点灯正拿鞭杆往月荣的大腿帮子上捣。这小子，大白天的，他都敢拿鞭杆捣人家的腿帮子，若换了晚间，不知他拿什么捣人家，不知他捣人家哪里。还有，狗小子这会儿把月荣拉到县城干什么？难道要领月荣看录像，馋馋月荣的嘴？难道要带月荣下馆子，喂喂月荣的嘴？然后把月荣也当成一块砖，把月荣拿来拿去，搬来搬去？杨公才从自行车上下来了。他站下目送了儿子一会儿，决定今天算了，不去进货了。他把自行车一拐，打了回头。他要是超到儿子前面，儿子和月荣一定会看见他。他骑的是自行车，又不是飞机，儿子光看他的腰，也能认出是他。那样就不好了，儿子和月荣会觉得不好意思，他的后脑把子也会半天不自在。

当爹的摸儿子的筋，一摸一个准儿。从县城回来的当天晚上，杨公才就看见儿子到月荣家去了。他坐在坑边的一处树黑里，说是迎风乘凉，也是想顺便吊儿子的线，看儿子晚上有没有行动。月荣家院子里有一棵高椿树，椿树上有个喜鹊窝。点灯在月荣家院墙外，用能装四节电池的手电筒往喜鹊窝上照了三次，熄了三次，月荣家的院门就打开了，点灯就进去了。杨公才哑然笑了。他看出来，电筒明那三下子，定是点灯和月荣约定的暗号。他觉得这暗号不太高明，暗号，最好暗着来，那么明亮的电光往空中打，还叫什么暗号。还有，你们到一起做好事，一对喜鹊在窝里，可能也在温存，你们打扰人家喜鹊干什么！月荣一把点灯放进门里，



杨公才像是得到了最终结果，就从树黑下撤走了。他不用替儿子守护，不必为儿子担心。月荣的丈夫到外面打工去了，月荣的一个孩子还小，没人干涉儿子的进出。月荣的公公婆婆倒是还健在，不过他们还住在村中的老宅里，深更半夜，他们不会到儿媳妇家里去。

是点灯做事情不太机密，也是杨公才低估了月荣的公婆对儿媳的关心，点灯跟月荣好上的时间不算太长，椿树上的那窝喜鹊刚下了蛋，还没孵出小喜鹊来，点灯往月荣腿窝里下蛋的事就似乎被村里人察觉了。这天，月荣的婆婆登门找杨公才来了。月荣的公公排行老五，杨公才把月荣的婆婆叫五婶儿。五婶儿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毛巾包，杨公才不知那里面包的是什。他满脸笑着，一口一个五婶儿，对五婶儿甚是热情。儿子搞了人家的儿媳妇，他觉得应该对人家热情一些。他脑子里飞快转着，想猜出五婶儿的黑毛巾包里包的是什名堂。看样子，里面包的不像是鸡蛋，人家不像是给他送礼。他不问五婶儿找他有什么事，等着五婶儿自己说。五婶儿说：“你们家点灯，你可得管管了。”杨公才问：“怎么，那孩子惹您生气了？”五婶儿说：“点灯送给月荣一双皮鞋，你知道吗？”杨公才顿时严肃起来，他摇头，说不知道。五婶儿把毛巾包打开了，露出一双大红的皮鞋，红皮鞋是尖头的，还是高跟儿的。特别是那个高跟，恐怕比猫鸡巴还细，还长。五婶儿让杨公才看看，说这就是他儿子干的好事。杨公才马上郑重表态，他说：“五婶儿您放心，要是点灯无缘无故地给月荣送鞋，我问出来，一定饶不了他！”但他马上又笑了，说：“有一句话我不当问，您怎么知道这皮鞋是点灯送给月荣的呢？”五婶儿说：“我是听

俺孙女儿说的，小孩子不会说瞎话。”杨公才说：“小孩子的话哪能当真，要是你们家月荣托点灯买的呢？点灯成天价在外面跑，村里托他买东西的人不少。”五婶儿说：“就是托他买，也不能买这样的鞋呀，庄稼人哪有穿这种鞋的，这不是耍小鬼儿吗！”杨公才又问：“你把月荣的鞋拿到这里来，月荣知道吗？”五婶儿说：“我不管她知道不知道，反正我不能让她穿这样的鞋，不能让她丢老赵家的人！今天我跟你把丑话说到前头，我还听俺孙女儿说，点灯老往我儿子家里跑，跟月荣龇牙呱哒。我儿子不在家，点灯去找月荣干什么！你让点灯小心着，他要是再去找月荣，可没他的好果子吃。”杨公才低下头，也顺下眼，不说话了，像是被五婶儿的话吓着了。其实他心里一点也不害怕，对五婶儿的话反感得厉害，也反抗得厉害。操，你吓唬谁呢！我把你们老赵家的女人都操着，你能把我们姓杨的怎么样！他把月荣的婆婆叫五婶儿，这不等于五婶儿年龄比他大，五婶儿比他小着好几岁呢。这没办法，他们姓杨的在这个村是外来户，一来就比人家姓赵的低三辈，只能是孙子辈。在姓赵的大人小孩面前，他们家的人也只能装三孙子。五婶儿坐在他对面的凳子上，他低着眼，把五婶儿的腿缝子看到了。五婶儿的大腿是滚圆的，腿缝子也不宽。要是把这个女人请到里间屋的大床上，把她的两条腿分开，也能将就用一用。什么他妈的五婶儿五奶奶，把她用上几次，她就会变成他的小母驴儿，想怎么抽，怎么骑，都可以。

五婶儿问他为啥不说话。杨公才眨巴眨巴眼皮，说：“五婶儿你知道我，我最烦这样的事。”五婶儿说：“我是说你儿子，又没说你。我知道你是正经人，才让你好好管教



你儿子。”他承认儿子是要管教，不管教就上不了套。但他为儿子开脱说：“我觉着，五婶儿您把话说重了，点灯他不敢有那样的想法。您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月荣是什么样的人，人家是白天鹅。点灯算什么，在月荣的眼里，点灯连个癞头包子都不如，蹦三蹦都够不着月荣的脚面子。您说点灯送给月荣红皮鞋，真是太抬举我儿子了。让我看，我儿子申请给月荣提鞋，月荣都不会要他。依我说，您赶快把红皮鞋包回去吧。要是让月荣知道了，跟您吵起来，就不好了，没事也成了有事，与谁脸上都不好看。我们家的人倒没什么，本来就没脸面，让人家往脸上刮刮，顶多还是个没脸面。你们家就不一样了，谁都知道你们姓赵的是大姓，家教严，门风正，男的女的都是一本正经。要是传出点不好的风声，对你们家人的面子损失就大了。”杨公才说着，站起来替五婶儿把红皮鞋包上了。一边包，他一边把红皮鞋的鞋面摁了一下，想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皮。他经常到县城进货，检查货色真假几乎成了他的习惯。他一摁就发现了，这双所谓皮鞋一点皮都没有，是假的，样子货。五婶儿没有马上走，她说：

“按你这样的说法，我是没事找事了？”杨公才说：“看您说的，平常日子，我请您还请不来呢。您能到我家来，是看得起我杨公才。我们家的人都是属砧子的，也是垫底子的，是得时常敲打敲打。”他拉开抽屉，拿出一小包包装精美的饼干，放在五婶儿的毛巾包里了，跟红鞋包在了一起。五婶儿说：“那是啥？我不要！”要不要由不得你，不要也得给你塞进去。杨公才嘴上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这是一种新牌子饼干，香着呢，脆着呢，一到嘴里就化了。他正要送一包给五婶儿尝尝鲜，五婶儿正好就来了。五婶儿要是还看得起

他，就千万别说不要的话。五婶儿这才笑了，说：“日他娘，就你这孩子嘴甜。”杨公才心说：“日你！”

杨公才不会跟点灯提高跟鞋的事，他不管儿子的闲事，不打算干涉儿子的自由。相反，他替儿子高兴，觉得儿子很有眼光，在挑女人方面很有一套。他早就看出来，月荣这小娘们儿的确长得不错。月荣的个头儿是不太高，但月荣长得很四趁，很紧凑，很磁实。你看她的小屁股儿，紧得恐怕掰都掰不开，硬得恐怕摠都摠不动。月荣的奶子是不大，但月荣的奶子是翘巴的，好像一碰就能弹人一家伙。月荣的脸是有点黑，但黑里透的是红，那红是健康红，是自来红。特别是月荣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和那一口细细密密的小白牙，让人一看，就觉得明亮，干净，就想多看几眼。在春天的早晨，田边河畔会开出一朵一朵野蔷薇。在没出太阳之前，那些野蔷薇也很能抓人的眼睛，让人看不够。月荣就很像一朵带露水的野蔷薇。在看取女人的事情上，农村人不怎么识货，他们以为支书、村长的闺女、媳妇是好看的；识几个字的女人是好看的；有几件衣服的女人是好看的。真正好看的女人，乡下人看不出好儿来，不愿意认可，往往被埋没了。杨公才是上过学的人，自以为能分出好坏女人来。他把村里所有赵姓家的女人一律放在一起，使用的是审视的目光，比较的目光。他把女人身上附带的东西都剥去了，只看取女人最本质的东西。这样做的结果，他就把不被人看好的月荣从女人堆里挑出来了。他设想过，要是把月荣这样的小女人搂在怀里做一把，那是什么滋味，什么劲道，给匹两岁口的、没搭过驹的小母马都不换。杨公才曾想勾引一下月荣试试。他明白自己比月荣大不少，条件不是很过硬，操作起





他早就看出来了，月荣这小娘们儿的确长得不错。月荣的个头儿是不太高，但月荣长得很四趁……